



小说家
老舍

(法)保尔·巴迪 著

吴永平 编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小说家老舍

(法)保尔·巴迪 著

吴永平 编译



LAO SHE ROMANCIER

Thèse de Doctorat d'Etat

Par Paul BADY

Université de Paris VII, juin 1983

Directeur de recherches: Monsieur le Professeur Yves Hervouet

声明:

该专著的翻译得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的支持

该译著的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资助, 被列入“傅雷计划”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家老舍/(法)保尔·巴迪 著;吴永平 编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2

ISBN 7-5354-3207-7

I. 小…

II. ①保… ②吴…

III. ①老舍(1899—1966)—文学评论 ②老舍(1899—1966)—人物研究

IV. ①I206.7 ②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4623 号

责任编辑:王 虹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3

版次: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舒 乙

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吴永平先生翻译了法国汉学家保尔·巴迪先生的专著《小说家老舍》，这是一件好事，而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保尔·巴迪在欧洲老舍研究界颇有名气。有三件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他因研究老舍，撰写关于老舍的论文而闻名，在这方面他起步比较早。我记得，差不多在刚刚打倒“四人帮”的时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就带着一大堆问题再度访华，专门采访胡絮青先生，就他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做最后的润色和核实。二是他曾组织了一个名为“欧洲老舍爱好者协会”的社团，这个社团和“日本老舍研究会”正好一东一西，遥相呼应，在世界范围掀起了一股老舍研究的热潮。三是以他和李治华先生为核心，组织翻译了一大批老舍著作，陆续在法国出版，对向法国读者介绍老舍文学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这批老舍著作法译本的前面差不多都有巴迪先生写的“前言”，这也证明了巴迪先生的权威地位。

巴迪先生多次访华，后来的那些次几乎只和研究老舍有关，不是出席老舍国际研讨会，就是做和老舍有关的文化交流。他带

来了他的博士论文，两大厚册，这是一份厚礼。现在，吴永平翻译的就是这部专著。他还派他的研究生、博士生不断访华，他们也都是研究老舍作品的，显示了团队的实力和后续。

巴迪本人的研究绝对有他的特点。首先，他注意研究原始资料，将研究对象置于当年的时代背景之下。他收集北京的老地图，收集北京的老照片，收集相关的档案资料，力图从当年的老北京实际出发，剖析老舍的创作心理。其次，他很注意从文化的层面研究老舍，从而抓到一些仅仅属于老舍的文学特质，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颇有一些新意。

我相信，巴迪的研究特点对于中国的老舍研究是有启迪的，宛如一息清新的风，刮来的不仅是新观点，而且是新思路。

盼着巴迪专著译本早日出版，让中国研究家看看一位远在巴黎的法国学者是如何热爱老舍的，是如何高度评价老舍的，是如何走出一条研究老舍的新路的。

2004年4月5日

献 词

A Ma Min'an, Hua xiong et tous nos amis de Pékin et d'ailleurs.

献给马敏安^①、李治华^②和北京及世界各地的朋友们。

① 马敏安，巴迪先生夫人的汉名。

② 李治华，旅法华人，著名学者、翻译家。

目 录

序	舒 乙 1
献词	3
引言	1
第一章 民族和社会革命的见证者	26
第二章 绝望的中国	48
第三章 敷衍妥协的世界	62
第四章 人民与革命	81
第五章 洋车夫的悲剧	100
第六章 老舍和他的短篇小说艺术	119
第七章 作家的责任——从汉口到重庆	144
第八章 《四世同堂》：北京的缩微景观	156
第九章 时间之门：失去和复归的老舍	182
第十章 死亡与小说：论老舍的“自杀”	206
恢复名誉：一个附记的年表	220
附录一：参考资料目录	226
一、老舍著作	228
二、老舍作品翻译	230
三、老舍研究	232

附录二：序与跋·····	244
法文版《北京市民》序、跋·····	244
法文版《微开的鸟笼》（《离婚》）序·····	259
法文版《新年出生的孩子》（《正红旗下》）序·····	263
法文版《四世同堂》序、跋·····	269
法文版《论老舍的幽默》序·····	273
法文版《小坡的生日》序·····	274
法文版《二马》序·····	276
在围观者与持绋者的行列中·····	279
译者附识：关于《骆驼祥子》中所表现的工人运动·····	284
 附录三：巴迪著作分类的年表·····	289
译作·····	289
专著·····	290
论文·····	290
序、跋·····	291
 论巴迪先生近年来的“老舍研究”·····	吴永平 294
再论巴迪先生的老舍研究·····	吴永平 310
 鸣谢·····	323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①。国外的中国文学研究，一度专注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对中国古典文学遗产比对现代文学成就要重视得多，明显地存在着厚古薄今的倾向，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几乎没有兴趣，他们甚至不愿选择现代作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②如今，这种趋势不再占优势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其标志之一便是那难以计数的中国现当代作家被正式恢复名誉，从此国内外的研究者便有了接触作家全部作品的可能性。这些重新得到重视的作家包括那些未及享受到权威部门的恩惠便已逝世，或者已移居国外的一些作家。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要对这些作家中间的大多数人开展研究，中国国内所能提供给研究者使用的各种出版物和研究资料极度匮乏。因此，要做好研究工作，也许需要更好的资料条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国外的图书馆也许能查阅到较完整的研究资料。

① 巴迪在这里谈的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情况——译者注。

② Pierre Ryckmans (即澳大利亚籍的比利时汉学家西蒙·里斯 Simon Leys), A la recherche du Lu Xun, communication présentée à la Société Asiatique, le 12 février 1976.

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是在研究资料特别匮乏的那个时期开始的，这本老舍研究专著便是得益于资料的逐步搜集和发掘。我们非常注重资料工作，只要有可能，便尽量使之完整无遗。研究工作刚刚开展的时候，国外很少有人关注《猫城记》的作者，尽管老舍的著作是那么的著名和重要，但我们能找到的作品和研究资料并不多。中国国内也是如此，自1949年以后，老舍的长篇小说除了某些“修订本”以外都没有再版，而那些修订本通常删节了某些重要的部分。那时，人们似乎只对老舍解放后的话剧创作感兴趣^①。而在西方，早在1939年就有关于作家老舍的评论问世^②，文章虽然简短却很公正，其中包括有对《骆驼祥子》的介绍。作者是高克义（Gao Keyi），他是老舍的朋友和老舍作品的最早的翻译者之一^③。

又过了若干年，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才在他的论文里为老舍描绘出了一幅精致的“幽默家”的画像^④。还有两部重要的研究专著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作者分别是前苏联的安琪波夫斯基^⑤和波兰的史罗甫（Zbigniew Slupski）^⑥。第一部研究专著仅涉及老舍作品的一部分。第二部专著恰好相反，其中包含着许多具体的研究资料。后一部研究专著对我们刚开始的研究工作帮助很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可以接触到新的研究

① 邓绍基《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载《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② The Novels of Lao Sheh, China Institute Bulletin, New York, 3, 7—8, avril—mai 1939, p. 184—189.

③ 其译作请参看 Chinese Wit and Humor, New York, 1946, p. 309—327.

④ Lao She: The Humorist in His Humor, The China Quarterly, n. 8, octobre—décembre 1961, p. 45—62.

⑤ Alexandr Antipovskii, The Early Works of Lao She, Moscou, 1967.

⑥ 又译为斯乌普斯基, The Evolution of a Modern Chinese Writer, Prague, 1966.

资料、传记或传记体资料为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有两部研究专著问世了。一部是由哈佛出版的，一部是在香港出版的，它们各各提供了研究老舍的不同角度。第一部的作者是一位政治学学者^①，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老舍小说作品的政治学领域方面的内容。第二部是用中文出版的^②，作者利用了新近出现的大量资料，但重点放在作家的传记研究方面，他还论及老舍《茶馆》话剧语言的典型的北京味儿。

至于我们，则将研究的重点依次集中在三个主要方面：文学的角度；历史的范畴；以及通过翻译而接触到的文化学及人类学层面。同时，我们陆续地把取得的稍嫌粗略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

我们首先接触的研究资料是老舍的“创作谈”，即老舍谈自己的“文学经验”的作品《老牛破车》，尽管论述范围只限于他的早期小说作品，但写得相当清晰。这部貌似幽默风趣的小册子带给我们许多有用的参考资料^③。老舍对自己的那些作品的评判直到今天给我们的印象仍然不失深刻有力。他的另一部早期小说作品《猫城记》最近也有了法文译本^④，译文相当不错，尽管这部讽刺小说有点冗长，但法国读者仍然觉得很有趣。

老舍在《老牛破车》中谈到他的小说作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仅此而言，就具有极大的价值。它是储存作家创作信息的富矿，有助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尤其对于国外的读者更有帮助，毕竟老舍小说作品所创造的人文环境对他们来说是那么的陌生。

① 印度留美学者兰比尔·沃勒 Ranbir Vohra, *Lao She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1974.

② 胡金铨《老舍和他的作品》，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9月。

③ 巴迪编译了老舍的《老牛破车》，法国大学出版社1974年出版。

④ Geneviève Francois—Poncet, Presses Orientalistes de France, Paris, 1981.

自然，作为一个幽默作家，老舍能够在其中自由地宣泄他的激情，正如他自己多次承认的那样；不过，这本小册子可不像某些评论者批评的那样^①，它既不是纯粹的向壁虚构，也不是平白无故的幽默。老舍曾经几次对这部作品作过必要的较小的订正，尽管如此，我们每次读着这部小册子，仍不禁为他的这部文学自传体作品的相对精确性而激动。老舍后来还写过两篇“创作谈”类型的文章^②，从中我们看到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肃的反思以及作品的文化背景。还要补充的是，这部小册子有助于我们理解作家在艺术上是怎样逐步成熟，最终走向《骆驼祥子》的。我们从中也不时地发现作家对小说人物简短的评说，对艺术表现、对文学体裁、对幽默的精辟的分析。我们不应忘记，如果没有经过这些探索，老舍后来也许写不出他的那些杰作。

这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致力于考察老舍青年时代的创作历程及早期小说美学思想的发展；随后，是第二阶段，我们致力于老舍小说作品的清点、分类和作品评估。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他的大部头小说作品，那部原计划有上百章或“回”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当年它的中文版只出版了87章^③。这部小说所包蕴的社会生活内容极其丰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日本人占领下的北京市民的生活缩影，就整部小说而言，各卷及各部分的文学

① En particulier Ranbir Vohra, op. cit., p. 54—55 et 174—175.

② 一篇题为《读与写》，载《文艺先锋》第2卷第3期，1943年3月20日；另一篇题为《写与读》，载《人民文艺》第1卷第1号，1946年1月25日。参看《老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③ 英文版书名为《黄色风暴》(Harcourt Brace, New York, 1951)，译者蒲爱德(Ida Pruitt)与老舍有过密切的合作关系，全书共有一百章。中文版残缺部分后来由马小弥从英文版译回。胡絮青和舒乙曾写文章以志此事，题为《破镜重圆》，解释最后13章的中文原稿为何没有出版，以及怎样不幸地遗失。

质量并不相同。作家的创作手法相当巧妙，描写了如此众多的人物仍游刃有余、纵横排闼；他表现了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没落，他让读者看到某些怯懦的北京人在异国侵略者面前的表现。然而，长期以来，这部小说为某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武装的文学史家所否定，但如今，这部小说的人道主义观点已为世人所认识^①。

随后，我们审视了著名的小说作品《骆驼祥子》，这部名著已有多种语言的译本，各种语言的研究文章也很多。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上述研究及评论既没有重视应依据小说的最早的完整的版本来进行研究，也不注重参考某些不可忽略的社会学的或历史学的细节资料。我们的意见与新近发表的一些论者的观点不同^②，有篇文章试图证明最强劲的现实主义总是伴随着严峻的写作态度，伴随着完美的艺术表现，伴随着值得称道的大众味儿的语言以及诗意的回忆^③。后来，一些新的研究史料逐渐被发掘出来，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如，小说故事的最初的两个来源^④，小说的创作时间^⑤，小说中写到的北京的一些地点^⑥；最后，关于祥子故事的诠释，有人提出：与其说是对个人主义的简单讽刺不如说是个纯粹的悲剧^⑦。

① 王行之《〈四世同堂〉：写人的杰作》，载《读书》1980年第1期；吴小美《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四世同堂〉》，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② 陈永志《〈骆驼祥子〉反映的年代新证》，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

③ 李裕德《在烈日和暴雨下》，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3，p.92。

④ 《我怎样写〈骆驼祥子〉的》，载《老舍论创作》p.44。

⑤ 《〈骆驼祥子〉写于何年》，载《南开学报》1980年第6期。

⑥ 舒乙《老舍与著作与北京城》，载《文史哲》1982年4期。

⑦ 胡絮青在《老舍与〈骆驼祥子〉》中说“祥子的堕落，在小说的结局完全是个悲剧”，载《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第1期；老舍于1957年3月在《人民日报》发表《论悲剧》，证实了他有着写悲剧的权利。

为了正确地诠释《骆驼祥子》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我们得将作家先前的所有的短篇小说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事做起来却非常复杂，第一个理由是我们占有的研究资料尚不完整，第二个理由是现有的老舍创作年表里各种小说样式混淆不清。我们必须首先进行分类，把那些容易混淆的体裁非常接近的“短篇小说”（nouvelles）、“故事”（contes）与“中篇小说”（recits）区别开来。当然，我们的分类工作是有凭依的，我们所依照的标准与作家本人的分类方法相似，即根据文本的长度。后来，中国陆续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其中有的就注意到了短篇小说与中篇小说的区分，如赵园对《微神》和王行之对《我这一辈子》的研究^①，有的研究者则追求更系统化的文体研究^②。在瑞典，甚至有人用电脑研究《月牙儿》，他们试图把老舍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用电脑技术复原出来，这是一个新的有意思的研究手段的尝试^③。

我们没有采用如此重要而新颖的研究手段，我们仅致力于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期刊中为老舍的作品“定位”^④，以便能够确定每部（篇）小说的确切出版时间。我们长期地做着这样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似的，当然也时有新的意外的发现。然而，这项枯燥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它给我

① 赵园《谈老舍〈微神〉的梦与真》，载《十月》1981年第3期；王行之《关于〈我这一辈子〉的慨叹》，载《光明日报》1980年11月12日。

② 苏庆昌、王惠云《老舍短篇小说艺术琐谈》，载《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

③ Ingrid Lindskog, Lao She's use of images: A computer study, résumé d'une communication faite en 1974 au 14^{èm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tudes Chinoises.

④ “定位”即 localiser，巴迪先生所持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构成要素之一。——译者注

们提供了机会准确地把握老舍在《老牛破车》里谈到的艺术发展道路，和他的短篇小说美学观点，我们对其作品的了解不再停留在理性的层面，而是有了深刻的感性作为基础了。我们已经为超过六十余篇的短篇小说进行了准确的定位，还整理了大量的难以计数的文章。我们发现，他的短文章写得比较随意，而较长的文章则比较用心。短文章大约占同期作品的三分之一，较长的文章则占三分之二，如果这种统计属实的话，我们可以说，多亏有了这些短篇作品和小故事，作家的艺术才能不断地有规律地得到发展。

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夜，人们都合理地认为《四世同堂》是作家老舍长篇小说创作的终结，当时人们还不知道，在这部作品之后他还创作了一些长篇小说。1946年到1949年，老舍居留美国，其间创作了一部描写鼓书艺人和他的养女的长篇小说，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以武汉和重庆为场景。但是这部长篇小说的中文文本已经神秘地消失了，也许它根本就未存在过^①，只剩下了英文文本^②。另外，作者从美国返回中国后，沉溺于剧本的创作及担负着各种不能推卸的责任，谁也没有想到他在此时竟有兴趣开始了巨型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创作。

《正红旗下》是部重要的长篇小说，不幸的是只完成了十几章文本，小说展开了如此广阔的生活场景，哲学意味与文学意味相当浓厚。这个令人赞叹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和民族风

① 我们的看法与老舍的亲眷不同，我们是这样设想的，老舍只是向翻译者郭镜秋（Helena Kuo）口述故事内容，两人直接地在英文文本基础上进行创作合作。在语言学的领域，这样的假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还可以通过类似的事例加以证实，老舍1950年创作《方珍珠》时就毫不犹豫地采用过这种形式。

② 英文版书名为《The Drum Singers》，译者郭镜秋（Helena Kuo），Harcourt & Brace, New York, 1952。这部英文小说后来为马小弥翻译成中文，书名为《鼓书艺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0年。

格，与同一时期重新发现的他的处女作《小铃儿》（作于1923年）的意义相当^①，却更加有趣。这两篇小说表现出作家终其一生，从最初的创作到最后的作品，其思想一脉相承，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异：无论是第一篇小说，还是最后一篇小说，面对苦难，都表现出了同样的自尊和勇气，保持着道德的完整性和精神的独立性。但，人们还清楚地发现，他的最后这部作品表现出了惊人的风格的自由，从这里，人们又可以欣赏到老舍以最完美的形式所表现出的幽默：这种幽默与人道主义内蕴密切相连，通过年轻的生气勃勃的叙述者及环绕在他周围的人物表现出来。

法国历史学家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曾写道：“小说是认识现实生活的惟一方式。”既选定了老舍这样的小说家来进行研究，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可能通过他的自述和他的作品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状况。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一个充满了各种事件的社会。Daniel Halévy对此有个著名的表述，他说：从来没有一个相同的时代能像从百日维新（1898）到五四运动那样能“加速历史前进”。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苦难的时代里，充斥着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件，所有的这些事件毫无疑问几乎不存在于通常的历史时期中，它们显然不能为马克思主义的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一一纳入著作中。这样的时代，当然也不是任何人都能使之活生生地复现于纸上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正因为此：它不仅能把被官方历史或传统观点所忽略的时代及社会生活的难以计数的细节和线条复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能连续展现出历史生活的场景。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现代与当代的历史的发展在老舍的笔下至少像一个阶段性的系列，即通过一个较为缓慢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转变从而导向一个不可避免的革命的过程。

^① 载《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我们在老舍的生活和著作中可以找到许多的事实，以支持着我们上面的断言。让我们看看两个例子，一个是1911年帝制的被推翻，一个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两个著名的历史事件中，有多少具体的历史细节即时即地很快便被人忘却或忽略。然而，我们却可以在老舍的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中看到作家对于第一个历史事件的艺术表现，小说描写了一个昔日的手艺人竟当了警察，这个年表的阴差阳错说明了什么，小说中关于“我”的奇特经历的描写使人不禁想到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同样，张勋将军于1917年复辟满清王朝的企图，是通过抢劫和火灾表现出来的，但这件事却奇怪地放在王朝覆灭之前。上文提到的那个警察从他的知识水准出发，也能看到朝代的更替并不意味着社会有什么大的变化，他说：“据说，一改民国，凡事就由人民主管了；可是我没看见。我还是巡警，饷银没有增加，天天出来进去还是那一套。原先我受别人的气，现在我还是受气；原先大官们的车夫仆人欺负我们，现在新官儿手底下的人也并不和气。‘汤儿事’还是‘汤儿事’，倒不因为改朝换代有什么改变。可也别说，街上剪发的人比从前多了一些，总得算作一点进步吧……民国的民倒不怎么样，民国的官和兵可了不得！”

同样，著名的五四运动也好像没引起这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多么深刻的震撼，那时他刚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已经不再是学生^①。1962年，老舍在一次对年轻作者发表的讲话中曾提到他从来没有上过大学^②；而且，在他去世很多年以后，他的家属透露他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原因是要挣钱养家，他的家庭太贫困了，离不了他的帮衬^③。只是在新的政权下接受了再教育之后，老舍

① 见《老牛破车》引言。

② 载《光明日报》1962年3月31日。

③ 胡絮青《老舍和骆驼祥子》，载《中学语文教学》1979年第1期。